

第二卷 戒懼內 大好漢驚心懼內 小嬌娘縱情喪身

詩曰：

夫握乾綱圖畫中，未聞懼內受妻籠。

何事甘心俯首伏，弄得臭名世世洪。

這首詩，單表人間有夫婦，猶如字內有天地。天位乎上，主施；地位乎下，主受。夫以義率，妻以順事，哪有丈夫怕妻子之禮？無奈今之懼內者，自縉紳以逮下賤，習以成風，恬不知恥，即日擊妻之淫縱，亦無奈何。無他，其禍皆起於愛之一字。蓋人當初娶時，未免愛其色而至於寵，寵之一成，就是：

堂上公言，似鐵對釘。

枕邊私語，如蘭斯馨。

雖神功妙手，孰能醫治？獅子一吼，則丈夫無所措手足，因而成畏。此必然之理也！

話說南直隸本府城內莫有巷，有一人姓羊名玉，字學德。這人在地方也是有數的，好結朋友。若鄰里有事，拉他出來說兩句話，人都信服。祇有一件：回家見了妻子，便像小鬼見閻王。論懼內的，他算是頭一把交椅。他偏在人前說嘴，道：「做個人，豈有怕老婆之理！大凡人做事，哪得十全？倘有點差誤，得那美慧的點醒一番，也是內助之功，怎不聽她。就是被老婆打幾下，也不過是閨房中淘情插趣兒，你說那嫩鬆鬆的手兒，可打得疼麼？難道也像讎敵，必要與她打個輸贏不成？」因執了這個念頭，娶妻華氏，生得十分美貌，年祇二十多歲，且手裏來得，口裏道得。他便一心畏服，固而怕她。

卻說羊學德有一起串行朋友，一姓高名子興；一姓希名要得；一小旦姓苟名美都，俱是風流人物。都住在褲子巷右腹內，會吹彈歌唱，一到人家，婦女見了，未有不動心的。故老成人斷不容此輩上門。

卻說苟美都年方十五，父早逝，僅存母親諸氏，年三十餘歲。祇看他兒子的美艷，便知其母一定是標緻的了。況美都要學子興的歌唱，日逐邀在家中，不分內外，孤既不孤，寡亦不寡，子母們未有不著手的。兩鄰見他哄進哄出，卻也疑心。

一日，高子興來尋美都，偶遇美都出外，他便關門上樓。左鄰有心，急去尋個壁縫瞧，看見子興摟了諸氏，在醉翁椅上，將屁股不住扭動，那諸氏亂顛亂播。子興一氣抽上四五十回，諸氏漸漸閉目，丟了一陣，身子動不得了。那高子興忍了一刻，見諸氏醒來，把肉具扯出，在牝口邊，上下播晃，諸氏又被挑撥得癢了，將牝口又套將過來。子興又盡根亂搗，未經得一二百抽，諸氏不濟，又丟了。子興還要盡興，諸氏懇求道：「我的心肝，再一次定要死了，饒了罷，待明日與你盡興。」高子興道：「你兒子又不在家，叫我去哪裏完事？」諸氏道：「隨你哪裏去。」子興兜了褲子，下樓出門。

那瞧看的鄰舍，先在門口等著，叫道：「老高，你好戰法！」子興道：「我們串戲的，不過虛戳這幾槍，有甚麼好？」彼此笑開去了。但一傳兩、兩傳三，褲子巷中，沒一個不知道的。那諸氏還要假賣清，罵鄰罵舍不了。

一日，也是合當有事。那高子興、希要得，俱在美都家吹唱飲酒，興盡歸家，獨子興轉回，走在諸氏樓上歇了。那鄰舍恨諸氏嘴硬，打探明白，都暗暗在門口守候，及子興開門出來，被眾人一把拿住，又恐諸氏短見，叫兩個老婦人去陪住。

那美都忙去尋希要得，與幾個相知來調停。其中有一個叫楊蠅子，一個叫王榻皮，有這兩個在內，再處不到了。子興便叫美都去尋羊學德來。到了天明，美都尋著學德，道知其事，因說道：「特來請你老人家去調停，不然我母親就死了。」羊學德道：「內中作梗的是誰？」美都道：「是楊蠅子、王榻皮。」學德道：「原來是這兩個。不打緊，你去秤一兩銀子，做二包拿來應用。」美都即到家對母親說了，秤銀出門，交與學德，方同他到家。

學德見坐了一屋的人，便笑道：「啊呀，好熱鬧，為甚事來？」那楊蠅子二人齊道：「你老人家來得好！有一件敗俗的事：高子興與苟美都的母親通姦，也非一日。鄰里們守候四五日，昨夜纔拿住，正要送官，你老人家既來，有甚處法？」那羊學德便拉了楊王二人的手，將銀包遞過去了，乃從容說道：「這姦是床上拿住的？是門外拿住的？」有幾個道：「雖不是床上拿住，然我們合巷皆知！」學德又道：「依列位說是其了，且問這捉姦的是她父族，還是親戚？」眾人道：「雖非父族親戚，我等緊鄰，傷風敗俗的事，人人都拿得。」那王榻皮與楊蠅子道：「你們且靜口！聽羊兄處分，自有妙論。」羊學德道：「大凡人隱惡揚善，是積福積壽的根本。至於把他人弄醜，害人性命，與己何益？俗語道得好，閑人撮閑畔，不要閑人管。」眾人聽了這一席話，都頓口無言。內有一人道：「我們與他本無縫隙，做甚對頭？祇是他二人通姦，我們都是親眼見的。那諸氏反罵鄰罵舍，所以氣她不過，與她出醜，如今你老人家，處千處萬，隨你吩咐，我們無有不依的。」羊學德道：「這事也難怪眾人。諸氏心性，不必說起，就是老高，在褲子襠中，硬頭硬腦，列位豈有喜他的麼？」眾人都笑起來，他又道：「如今你們把我當一個人，我怎敢忘情？我拿出幾兩銀子來，叫廚子包幾桌酒。」吩咐苟美都，道：「你快去發行頭來，叫高子興串一本戲文陪禮，這個使得麼？」眾人齊道：「妙極！」於是眾人各散。

須臾，戲箱發到，搭了臺。鄰舍畢集，一同吃了酒飯。子弟生旦丑淨，都扮起來，敲動鑼鼓，演一本幽閨記，男盜女娼的戲文。那苟美都做了貼旦，標緻不過，在臺上做作。引得羊學德妻子的規戒頓忘，舊興復發。見美都下臺，便摟住道：「我的心肝！你如此態度，不由人魂飛，到場畢，憑你怎麼，要了卻我的心願去。」美都道：「若奶奶知道，粗棍抽你，我卻救你不得，須自家打算。」學德道：「休管她！粗棍抽我，我也將粗棍抽她。」高子興聽著便道：「那不費之慮，何難奉承。」苟美都道：「肯到肯，祇要他一個東道，明朝請我們。老希，你做中。」眾人都道：「是了。」學德應允。直待戲完吃了散場酒，美都與子興同送羊學德一路回家。

已是三更時分，殘月朦朧。學德扯了美都，落後一步道：「我的小心肝，完了我的心事去。」美都道：「到你家擾了東道，自然了你心願。」學德便一把摟住道：「你這小油嘴，曉得我家裏做不得，故意難我麼？」於是扯到廊下，褪了褲子便弄起來。祇弄幾抽，祇見希要得輕輕掩在側便道：「狗打花，快拿些水來！」學德罵道：「牢拖的，還不輕聲！」不上一會，復走來道：「老羊，東道休忘了。」學德道：「死花子，奈何死人，說有便有了。」希要得道：「你們好好入搗，不要入脫了肛門，不干我事。」美都道：「厭花子，還不快走！」子興忙來拽他道：「不要惹厭。」扯得去。須臾了事，各散回家。

學德到家敲門，臘梅開門放進。學德問道：「媽睡了麼？」臘梅點頭，學德忙忙上樓，向床內去摸。那羊學德，

「入你娘的，這時候纔來！你在外幹甚麼事？」學德便坐在床前道：「今日遇著一件奇事。」便把子興姦諸氏、眾人處不倒、我去一說便倒，一一說明，道：「纔看戲回來，並沒走甚野路。」華氏聽了這些風流話，起來坐在床內道：「這是真的麼？」學德道：「怎敢調謊？」華氏道：「拿行貨子來我瞧！」學德忙扯褲子。華氏伸手一摸，將來鼻邊一聞，罵道：「你這欺心的亡八！你娘清水的牝不入，卻去弄那屎屁股！你不跪住，還想來睡麼？」一個翻身，竟朝床裏，哭個不了。那學德忙跪下道：「我若去弄孫子，把娘牝來與驢子入。」華氏道：「你還要油嘴，那卵頭還是屎臭的！」學德道：「是了，怪不得娘惱我，適纔肚疼，一時破腹冒將出來，累了卵頭。請娘放心，我斷不如此薄倖。」華氏道：「瀉肚是瀉肚的氣味，這明是椿熟的屎，還要強嘴！你道我全不識貨的麼？也罷，你快去洗來。」學德忙呼臘梅取熱水來洗淨了，祇想與她幹事。正歡喜爬上床去，那華氏一把捏住塵柄，叫臘梅拿桌上的木筷子來，便把塵柄夾住，將膝褲帶兩邊收緊。學德連聲叫疼，道：「隨娘打幾下罷，這刑法實在難當。若夾斷了，你就一世沒得受用；若夾傷了，也有幾日動不得手，望娘饒了罷！」華氏笑道：「也等他受一受苦。」學德百般央告。鬆了夾棍，叫他上床。學德叫疼道：「我的娘，你瞧瞧腫起來了。」華氏喝道：「死亡八，不要支吾，快來承應。入得我好，將功折罪。」學德無奈，祇得將半疼半痛的塵柄，塞將進去，不上一二百抽，便丟了。那華氏正在興頭上，不想丈夫已丟了，便向他肩頭上咬了一口，道：「如何就是當官的一般，應付了事。」學德道：「娘，不是我懈怠，不知為著甚的，一到娘香美的東西內，再耐不得，就要來了。」於是二人困倦睡去。這正是：

不恥奴顏婢膝行，甘心箠楚受妻禁。

夫綱凌替一如此，猶向人前假畫清。

次日清晨，高子興同苟美都、希要得，齊來美家索東道。賓主一見，高子興便謝道：「昨蒙恩哥費心，解我一結。」羊學德道：「這個該當。」美都接口道：「羊哥，我們今日來消昨日的東道。」學德道：「昨晚敝房等我，熬了一夜的眠，如何好叫他動手？」苟美都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他會賴帳。我祇問中人要，不然我是這等賤的！」高子興道：「就是一個東道，這狗屁股亦不見貴。我有個故事說與你們聽：當初羊頭上無角，狗頭上原有角。那羊想狗的角度，央雞居間借了，再不肯還至今。雞尚道：‘狗個角。’狗則云：‘要、要、要。’羊一心圖賴，出口道：‘沒、沒、沒。’說罷，人齊笑起來。

學德道：「待我進去問聲。」學德進內，不料華氏已在中門後聽了，見丈夫進來，便一把扯住鬍鬚道：「你昨夜原與小雜種幹那個，我養你廉恥，不出去打他，你好好隨我上樓。」學德道：「我的美慧娘，既全我的體面，休害我的鬍鬚。」遂一同上樓。那外面苟美都，爬在格眼上偷瞧，下來對眾人說知，眾人即掩口進內竊聽。祇聽華氏大發雷霆道：「誰家長進的男子，做那骯髒事。」學德道：「娘，你是伶俐的，怎聽這千人哄？」華氏道：「別人或者有之，高叔這等人品，難道也會哄人？」學德忙膝行到華氏腿邊道：「如你不信，你整起東道來與他們吃。我若與那小雜種貼一貼身，油一句嘴，便二罪俱罰。」華氏道：「我的兒，他是我讎人，我倒去整酒與他屁股麼？」學德道：「不是請他，他們笙簫提琴都帶來了，無非唱曲要酒。你在窗內聽聽，也是趣事。」華氏聽得動興，想他們那班人物風流可愛，便道：「罷了，饒你這遭。快去買東西，我與你烹調，祇不許你在外放肆。」學德道：「不敢。」起來下樓，出外留住眾人，道：「我房下聞得眾位在此，又聽我說各位曲子唱得好，她已應承親手整治。眾人同我去買些饌饌美酒來。」於是眾人各各帶笑，一齊出門。這正叫做：

家人嗃嗃是佳謀，婦子嘻嘻貞亦羞，

百意逢年猶未善，開門揖盜赴妝樓。

羊學德四人買了饌酒，拿到廚下。華氏果然登時整出來，叫臘梅擺將出去。那高、希、苟三人，假遜了一回，然後坐定，叫一聲請啊，但見：

人人動手，個個銜杯，狼餐虎咽，就似與雞骨頭有甚冤仇。馬飲牛呼，卻像與糯米汁是親姊妹。正是吃一看三揭兩，盤中一似雲飛。眼睛近視的，休來入坐。牙疼的，吃了一大半虧。

須臾，盤光碟空。華氏窺見，又叫臘梅取些添換出來。學德斟了一回酒，眾人都道：「酒冷。」學德便向內道：「酒冷了！」又飲一巡，眾人又道：「還有些冷。」學德又向內道：「酒仍冷！」華氏起初聽喊，心已不快，又聽得喊叫，便十分大惱。下在中門後瞧看，卻好學德提酒壺進去換酒，劈頭撞著。華氏正在氣頭上，就是一大巴掌，打得甚響，外面聽得真切。學德也不做聲，向外走道：「這等可惡！我專打你這個酒冷。」眾人心中俱疑，道：「他平日極怕的，怎一時振作起來？」及眾人飲得高興，你唱我彈吹，我唱你彈吹，果然繞梁之音聲徹雲霄。那華氏始聽得妙，倚著門瞧。後漸出中堂，立在屏後，或隱或見，引得這些小伙越做出風流的樣子來。及輪到高子興唱，華氏便以手在屏上拍，隱隱贊妙。那高子興剛在右手，坐在屏風側邊，正與玉人相對。他見此光景，弄得：

心兒內志忐忑，意兒上倒倒顛顛。

坐立不安。心生一計，將腳把墊桌的磚頭踢去。見桌不平穩，忙向屏風角邊，去尋瓦片。輕輕將華氏繡鞋上捏了一把，然後墊好桌腳。他見華氏不動，知她有心，因一眼盯著華氏。華氏以手招他。便起身道：「列位且坐坐，我解手就來。」學德道：「不許逃席！」子興道：「我肯逃麼？」於是走到後邊，見門半掩，便身挨進去。

華氏一見便道：「高叔，不去飲酒，來此則甚？」子興道：「多擾大嫂，特來致謝。」華氏倒了一杯茶，帶笑道：「高叔，前聞得你好快樂。」子興道：「他是過時桃杏，怎如大嫂是水上芙蓉。」華氏道：「我最怪人在東說西。」子興乃向前攙住道：「我的心肝，對你焉有假心。」便去親嘴接唇。華氏故意不允，把手內茶潑了一身，便道：「你快出去！我明日打發鬍子出去，你可早來，我與你說話。」子興得了約，復出來赴席。不防那希要得早已窺破，見子興說出恭去後，他也說出恭，跟到後邊。亦進了門隱在暗處，聽得明白。見小高出來，也不衝破，隨來席上坐一會，各人方散。

那學德回到內邊贊道：「我的娘，你真顯得好手段！」華氏笑道：「你不嫌我也罷了。」學德道：「有甚嫌你？祇是這千人面前，不要你出頭露臉。」華氏道：「啐！你就不該引他家來。難道牝生在額角上，見了人，就入了去不成？你既說這話，他們來時，我偏要出去見他。看你怎奈何我？」學德便以手自打臉，道：「祇是我多嘴了！」可憐：

玩夫股掌上，何事不堪為。

卻說高子興，因華氏約她，次日絕早打扮十分齊整，悄悄而去。不料希要得在家亦想道：「我那些不如他？他兩上眉來眼去，祇要踢開我。若是大家弄弄，便罷了；不然，我攪斷他的筋！他今朝必然早去，等我先去候他。」便先去了。那子興剛到羊家，看見

門縫裏瞧，見有人在內。仔細一看，卻正是小希！心下便如中一拳，道：「這鬼頭，怎麼先來了？」忙做不見，踱了過去。那小希看見，便急跑出門叫道：「高大哥何往，打扮得像去做新郎的。有甚好處，帶挈我一帶。」子興道：「我去拜一朋友。」小希道：「小弟奉陪。」子興道：「不敢勞。」小希道：「小弟沒事，今日總要同你走走。」子興千方百計，再脫不開，整纏了一日。

到次日，子興恨道：「這天殺的誤我一日。那人不知怎的恨我！今日休走大道，由小路去罷。」及到羊家中堂，又見小希早在。問他道：「你因甚來？」小希道：「我的來，就是兄的來。」子興道：「我與羊哥有話。」小希道：「我也有話。」二人坐了一回，子興道：「去罷。」小希道：「你何往？我同你去。」子興便發性要與他相打。小希又微笑道：「我不曾得罪大哥，何必如此發怒？你要打就打幾下。我總要跟著你。」子興無奈，祇得往苟家，向諸氏告知其事。諸氏道：「這個不難，但你不可忘舊。你去買四色禮來，我代你羊家去。」子興忙去辦備。

且說華氏見他兩人纏個不了，好不痛恨。至第三日，忽見一乘轎抬個半老佳人進來。見了禮，便道：「我姓諸，苟美都是我的兒。前蒙羊大叔全我性命，特備些須微物來謝奶奶。」華氏道：「原來是諸奶奶！俱是通家，何必如此，請裏面坐下。」

卻說希要得，又來羊家巡哨。張見諸氏在內，便驚道：「好賊頭！這著棋倒與他下著了，待我去尋蜊子，叫老羊回來破他。」不多時，學德果回。見是諸氏，見禮畢。華氏道知來意，便留待飯。飯後，華氏道：「叔叔今夜在這裏歇，我還有知情話對你說。」諸氏道：「祇恐羊叔怪我阻他的興。」二人笑做一堆，便叫轎夫回去。晚間，華氏多吃了幾杯，便春心發露，問諸氏道：「我與你結個姊妹，方好來往。我聞你與小高有情。姊姊，你試說趣味我聽。」諸氏欣然道：「妹妹，那小冤家的行貨子，真與人不同，塞到陰戶內，就尋花心，牝縫塞滿，令人好不休已，一陣陣丟去，也說不出那多少妙處。故此女人見他便先麻了。」說得那華氏，將身貼進諸氏，道：「你果是真心事，我也不說假。我原約他來一會，害我空等兩日，卻是何故？」諸氏道：「休要怪他。你們怎的露風，被小希雜種知了，抵死纏住，一步不離，所以來不得。今特著我來通信，明日接你到我家去，不知可否？」華氏道：「如此甚好。」遂叫鬍子在樓下宿，她兩個說笑一夜。

到次早梳妝飯畢，華氏叫丈夫尋兩乘轎來。學德道：「娘也要到哪裏去？」華氏道：「你管我則甚？」學德道：「晚上好來接你。」華氏道：「誰要你接！」學德祇得叫兩乘轎任她出門，不敢多問。諸氏同華氏到家，子興已先在了。那華氏好臉皮，一把扯住道：「你害我在家等了兩日。」子興道：「我的娘，氣死了人，被小希纏住不放，今日幸得見面，等不得了。」於是攜手上床。華氏解了小衣倒在床上，子興將塵柄插入，正待尋花覓蕊，忽聽得瓦上，豁喇喇一聲響亮，兩人嚇了一跳。卻原來希要得約楊蜊子等，瞧著子興進門，後有兩乘轎進門，使用此計較。子興害怕，連忙抽出了下樓，與苟美都大開了門。教了一回曲子，然後回家。又生一計，叫美都來道：「我僱一隻燈船，叫你娘同華嬌嬌，俱男扮了，寂寂出門，上船玩玩。」美都去通知了。

不想子興叫著一隻燈船，又是個行不出的光棍王炎的船。他家一小使，叫做王龍，也在褲子襠左邊住。少停，二婦帶了巾幘，苟子領著上船。飲未數杯，子興與華氏便進那船艙去了。王龍不見二人在席，祇道他是弄掛子，向門縫一瞧，原來下面是個婦人，擡起雙股，那子興將塵柄咬住牝心，那婦人不住的打寒噤。正在要死要活的時候，王龍忙跳上岸，叫家長王炎來，輕輕進艙，一把拿住。諸氏帶得有銀在身，忙買王炎釋放，還爭多道少。那希要得又去尋羊學德，說船內有二三內眷幹事，被人拿住，敬來邀你，賺他幾兩銀子。羊老是吃這一碗飯的，便欣然同來。上了船，吃一大驚，祇見華氏蹲作一堆，諸氏及高子興都央求王炎。學德一時怒發，把王龍揮上幾掌。那王炎、高子興俱一溜煙走了。祇存諸氏、美都，華氏已失去了小衣，希要得也脫身走了。

羊老氣得話說不出。華氏反罵道：「狗亡八，你既是好漢，如何妻又被人詐害？」便裝起勢來，假要投河。羊老此時，羞極怒極，一推便落水了。諸氏母子，祇是叩頭。羊老道：「都是我自己不是，不該惹著他們，與你無事，去罷。」可憐華氏，未極雲雨樂，性命頃刻間。這也是自取了。羊老回家，遂移在清涼門去住。卻恨小高不過，監中牢頭、禁子，都是平日相厚的，遇一起江洋強盜，便買囑了他一口咬定高子興。後在獄中死了。你道內可懼的麼？惟懼了她，自然把你如掌中兒，何事不忍為。人喜懼內，吾因集此段以為戒！